

岁月华章

最近从网络媒体上,连续看到几个报道拒服兵役的案例,心里产生一种情绪,对他们的行为感到不可思议。不由得想起我们这一代人的当兵情结,引出我对一些往事的回忆。

那个年代,无论学校的教育,还是社会的宣传,都崇尚一种英雄主义。从小就听老师讲,军人用热血和生命托起共和国的希望,他们给人民带来了和平,筑起了一道安全防线。从那时起,崇尚军人的情结就刻在了我心里。那时候,谁家有人当了兵,那可真是令人羡慕,羡慕的同时,还会对这家人生出些许尊重来。每个有志青年都向往到部队接受锻炼,可是因为部队有严格的要求,不少人怀揣这个理想却无法实现。尤其是女兵,招得人数寥寥无几,机会更少。

那一年,我已是初三年级的学生了,在初冬的一个日子里,忽然传来一个消息,要在学校招收女兵。顿时女生们兴奋起来,叽叽喳喳议论不休。后来老师又在班上证实了这个消息,并说很快就组织报名。可以毫无疑问地说,每个人心里都有渴望。可是大家也清楚,当兵政审、体检都非常严格,稍有问题,就会被淘汰。那些自以为条件过硬的女生情绪昂扬,跃跃欲试。而有几个平时活泼的人,却是神色黯然。据说她们的父辈有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心里也是七上八下,对自己的情况再三衡量,仍是心有余悸。父亲从这场运动开始就成了批判对象,当时还没有恢复工作,恐怕这一条就难以过关。我无法对同学说出自己的顾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况,谁又能真正感同身受呢! 可心

保留一个情结

王永新

里的欲望不停地翻滚,怎么也压不下这个念头。想了想,干脆去问问情况再决定吧。我拉着一个同学找到学校有关部门询问征女兵的事,一个男老师很和气地告诉我们,只招一个,政审很严。大概是怕我们失去信心,又补上一句:谁都可以报名。后来这个消息在同学中传开了,听说只招一个,女生们有些担心了。一个消息灵通的同学透露,这个女兵指标是有目标的。大家听了将信将疑。不过通过这些消息的传播,原来热烈的气氛有些沉寂了,报不报名成了有些人的纠结。面对这样的情况,我望而却步了。

这件事慢慢平静下来,只有报过名的人在急切等待。忽然有一天,老师在班上宣布,某某同学当兵走了。这个消息震惊了所有同学,齐刷刷看向她的座位——果然座位是空的。她不声不响地在夜晚坐火车走了。

很快,失落的女生们,热情又被这个当兵的同学吸引了。日日盼着她的来信,等着她穿军装的照片。后面的事就可想而知了。女生们纷纷效仿,穿着借来的军衣军帽,照了一张半身相,可惜没有领章帽徽。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觉得不过瘾,又跑到照相馆,手持“长枪”,留下一张“我要当兵”的时代纪念。

这件事过后,我心里一直有点惆怅的感觉,思绪里全是对当兵的幻想。于是我悄悄给一个在部队工作、我称呼表叔的亲戚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我诉说了想参军的愿望,道出了心中的委屈。写完信,仍觉得不够尽意,又随笔写下一篇短文。文中讲了一个故事:我参军

来到了北京,在军营的夜晚,我做了个梦,梦中见到了毛主席。我用充满幻想的真情,把自己的理想倾诉得淋漓尽致。表叔很快给我回了信,他告诉我:“干革命不止一条路,你年纪还小,希望你好好学习,将来一定有机会报效祖国。”他在信中讲了很多道理,殷殷嘱咐,切切期望,跃然纸上。他的开导充满了力量,自然而亲切。我看完信,把它放进书包里,有空就拿出来看看,情绪慢慢化解开来,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那个年代,英雄情结陪伴我们成长。看的电影、小说都是主旋律的内容,看这样的电影、小说,会流泪,会激动,会产生一种动力:当祖国需要时,我们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这就是那个时候的真实写照。在我身边,这样的人和事比比皆是。

我有一个小伙伴,她的父母去世得早,只有她和哥哥相依为命。哥哥到了参军的年龄,就想去当兵。妹妹有些不舍,哥哥没说什么豪言壮语,只是说,爸爸当过兵,我也想当兵。其实这时他父亲单位已经在考虑安排他进工厂工作。征兵部门也考虑到兄妹俩的实际情况,劝他等妹妹大一点再去部队。哥哥一听急了,拉着妹妹跑到征兵部门,让妹妹当场表态,支持哥哥参军。街道组织也表示一定会关照这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就这样,哥哥如愿以偿。我去看这个小伙伴,她一见到我,就把我拉到屋门口,指着牌子,一字一句地念出“军属光荣!”我俩都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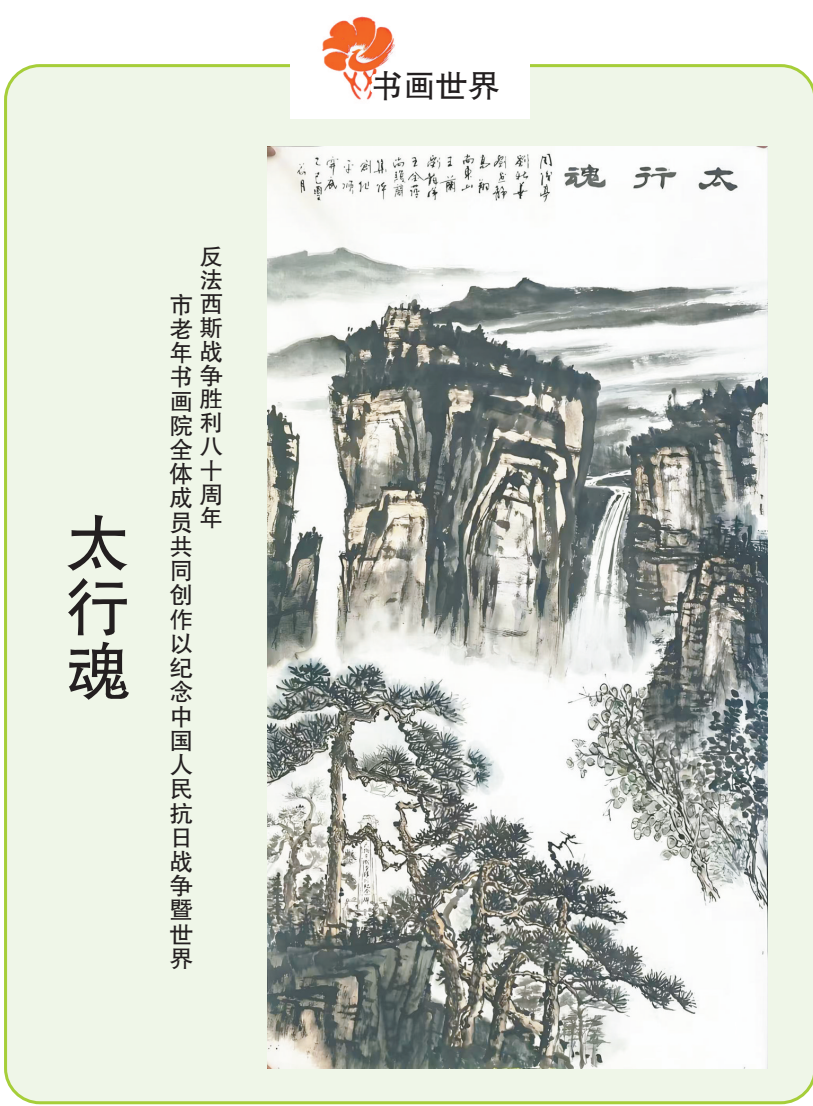
我下乡插队的那个村子里,有一年征兵时,一个年轻人报了名。到了体检时,他担心体重不够,就随手从家里拿

了两个红薯,想夹在腋下增加体重。一个乡下孩子,不懂这些规矩,他不知道体检是要脱衣服的,结果闹了个笑话。这次没有走成,从此饭量大增,他妹妹对我们说,她哥在增重,明年非要再去试试。第二年,他的体重达标了,欢天喜地地戴着大红花去了部队。

还有一个当兵的故事,是另外一种情况。邻居有一个儿子在部队刚提了干,赶上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那场自卫反击战。一场战斗打下来,他伤了一条腿。战争结束,他立功受奖。组织上征求这个军人的意见,如果他愿意转业,会根据他的情况妥善安排;如果选择留在部队,也会有他的用武之地。父母心疼他,希望他转业回来,过上正常生活。可他说,自己这辈子交给部队了。他做通父母的思想,执意留在了军营。后来又 to 军事院校深造,毕业后留在了学校,教书育人,以另一种方式继续为部队作贡献。

最后再说一个让我心生敬意的例子,他是我的同学。早年因为他的耳朵发炎穿孔,想当兵却走不成。多年后,他不忘初衷,克服家庭困难,把两个儿子先后送到部队,完成了他的心愿,那点人生遗憾终于补上了。

事隔这么多年,重提这些往事,丝毫不感觉陈旧。除了感慨他们共同的当兵情结,还可以从这些人身上看到一代人的价值取向。时光流逝,过去很多认为重要的事,会渐渐淡化,对一些喜欢的东西也会改变看法。唯有当兵这个情结不会变,因为它的背后是报效祖国的一颗心,这就是保留这个情结的意义和价值。



太行魂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
市老年书画院全体会员共同创作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人间真情

周末回老家,故乡的麦子黄了。我从老院堂屋门后墙角的旮旯里取出父亲留下的那把木铍。木铍通体黝黑,两端磨得发亮,中间却还留着些粗糙的树皮,像是故意不肯褪去的记忆。我每年麦收时看见它,便觉得它不单是一件农具,倒像是父亲与我相处时最美好的时光。

小满过后 10 天,老家小麦渐渐变黄,家家户户开始动铍收割。天还未亮,父亲就已经蹲在磨刀石前,往刀上撩水,沙沙地磨着。那声音在黎明的寂静里格外清晰,仿佛要把黑夜也磨薄了。我躺在床上,听着这声音,知道麦收的日子到了。父亲磨好了镰刀,开始喊母亲、姐姐、哥哥一起上晌割麦。父亲割麦时是不说话的。麦田在晨光中泛着金色,麦穗沉甸甸地垂着头。父亲弯腰下去,左手拢住一把麦子,右手镰刀一挥,麦秆便齐齐断了。他的动作不快,但极稳当,每一镰刀下去,都像是量好了尺寸。割下的麦子在他左手里转个圈,便整齐地躺在地上。我有时跟在他身后,看他割过的麦茬,竟像是用尺子比着割的,一般高低。

日头渐渐高了,父亲的脊背上渗出汗水,在白粗布衫上洇出一片汗水色。他不时直起腰来,用袖子擦擦额头的汗,又弯下去。我去地头提水给他送,他接过碗,一口气喝完,又递还给我,仍旧不说话。他的眼睛眯着,望向远处的麦浪,仿佛在计算还要多久才能割完。

正午时分,麦子割倒了一大片。父亲带着全家人,开始捆麦。午后,我们开始往车上装麦捆。平车停在田头,他一次扛两捆,步伐稳健地走来。麦捆在他肩上高高耸起,从后面看去,只见麦捆移动,不见人影。装车是个技术活,要摆得均匀,不然路上容易翻车。父亲把麦捆一层层码上去,不时用木铍这里捅捅,那里撬撬,调整位置。木铍在他手里成了无所不能的工具,既能丈量,又能撬动,还能支撑。我在车上踩车,就是把车上的麦捆码整齐,最后一层麦捆码上去,足有两人高,父亲用绳子纵横交错地绑紧,又在几个关键处用木铍别住,这才算完工。拉麦的车是自家的。父亲不放心别人的车,总是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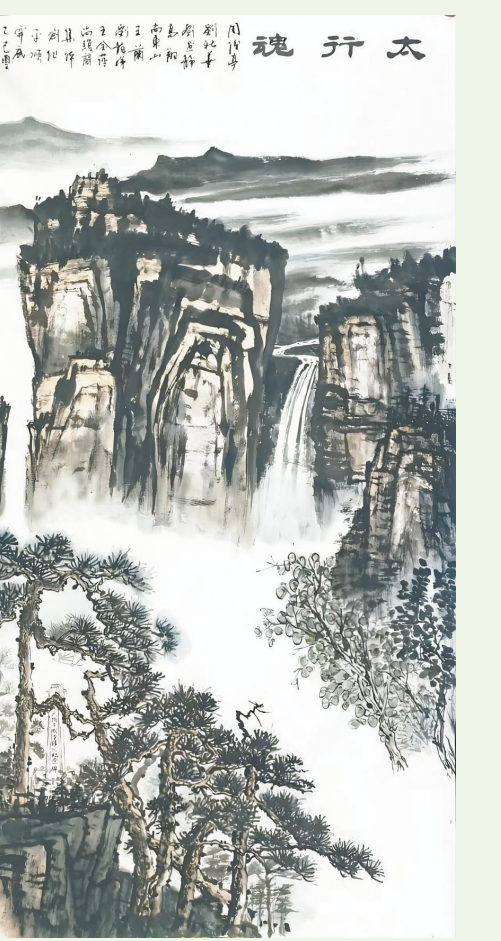
故乡故事

远古时候,我国北方有一姬姓部落,他的首领为黄帝,黄帝之所以取字为黄,是因为颜色中有青、红、黄、白、黑,五行中有金、木、水、火、土,中和谓黄土。人类繁衍生息在黄土之地,而黄土又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所以取名为黄帝。

黄帝先在涿鹿之野与炎帝发生过多次战争,打得相当惨烈。因为黄帝有众多的部族,他们各以熊、狼、豹、虎以及雕、鹰等为标志,凶猛无比。这些小部落联盟战炎帝,经过三场血战,加上黄帝的勇敢和谋略,终于打败了炎帝,尔后结成了同盟。但当他们联合战蚩尤时,却屡屡被对方打得很败,从涿鹿一直败退到太行山余脉霖落山(现卫辉市太公镇、狮豹头乡一带)。

这天,黄帝带领部下正在霖落山休整,连续 3 天大雾弥漫,天昏地暗,这

书画世界



父亲的木铍

陈雨

自驾辄。我有时坐在高高的麦堆上,通往麦场的路是凸凹不平的土路,父亲小心翼翼地走在现成的车辙路上,遇到陡坡,父亲便让我下来在后面推,他在车轮后支上木铍,防止车子后退。木铍深深扎进土里,承受着整车的重量,却从未折断过。

麦子运到场院后,父亲把麦子摊得薄薄的进行晾晒,中间还要不停地翻动,让麦子尽快晒干。待麦子晒干,父亲就叫来拖拉机,带着石碾在麦上转圈碾压,直到麦秸与麦粒分离为止。起麦秸,拢麦堆,一切完工已经是晚上九点、十点了,我和父亲还在麦场里。父亲在等天气起风,我每年都陪父亲在麦场,没风时我们就打一会儿盹儿,一有风父亲就立即叫我起来陪他扬场。扬场是技术活,父亲是村里扬场的好把式。乘着风父亲端起一锨麦,抛撒出一条弧线,随着风,麦糠飞去,麦秆落下,不大一会儿 3 亩地小麦净籽麦糠分离。我曾和姐姐、哥哥多次学习,总是没有父亲扬得好,有时候半亩地和母亲扬几个小时还不干净,麦糠麦秆混杂。邻居很多时候请父亲去扬场,扬罢张家扬李家,父亲手中的木铍换了一把又一把。

麦收过后,父亲把木铍洗净晾干,又放回墙角的阴影里。它静静地靠在那里,等待着下一个麦季。我有时偷偷取出来把玩,感受它上面的纹路和凹陷,那是父亲的手掌和岁月共同刻下的印记。木铍比父亲年轻,却比我先认识父亲。它知道父亲手上每一个茧子的来历,知道父亲腰疼时轻微的呻吟,知道父亲望着丰收的麦田时眼里的光彩。

如今父亲离开我们已有几年了,我家的麦田没有了。那根木铍依然挂在老屋的墙上,只是不再有手掌的温度。我偶尔回去,看见它,便仿佛看见父亲弯腰割麦的背影,听见麦穗摩擦的沙沙声,闻到新麦的清香。木铍沉默着,却比任何言语都更鲜活地保存着那些麦天的记忆。

父亲很少说“爱”这个字,但我知道,他把所有的爱都融进了那根木铍的纹理里,随着每次麦收、每次打场,深深地留在故乡的土地里,也留在我的生命里。

黄帝霖落山遇玄女

梁东成

时远方杀声又起,蚩尤带领人马乘胜杀来。黄帝正走投无路时,突然来了一位妇女,这位妇女是人头鸟身,人们称她为玄女。黄帝见她相貌奇特,忙叩头请教如何才能打败蚩尤。玄女见他诚心求教,于是教授了取胜的战略战术,还许诺去邀请几位高人来为他助阵。黄帝听了十分高兴,马上重整部队,按玄女教授的阵法发起反攻,果然十分奏效,连连捷报,从霖落山又打回冀州,最终在冀州中部将蚩尤打败,并活捉了他。

黄帝在几次功败无果后杀了蚩尤。传说枫林就是蚩尤被杀后身上带的枷铐抛到山上化成的。每当枫叶红时,风吹枫叶发出的声响,那是蚩尤心中怨恨的声音。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毁灭在太行山余脉霖落山中。

摄影天地



高原平湖羊卓雍措

梁殿忠 摄

诗林折枝

烈日下的坚持者

王秀芳

一棵树孤立地站在骄阳下
它并不高
宽厚的叶片托着几朵红
是无名的热烈
在风里轻颤

许多日子已流过
花仍在枝头鲜活
雨打湿过花瓣
风掠过枝丫
伏天的烈日
正炙烤着水泥路面
它却把花期拽得更紧
别处的花早已褪尽颜色
只剩浓绿在风里张杨

有人说
好花不过几日红
这丛花
偏偏不认得“凋谢”二字
摇曳的叶与绽开的花
将烈日炎炎的伏天缀满春意

赋体诗·井底村

周俊亭

消夏采风,井底写生。
千年古村,人间仙境。
中国画谷,学生潮涌。
神龙天瀑,荆浩画峰。
石板小镇,全国闻名。
初伏饺子,和睦家庭。
模特走秀,潇洒风情。
文培教授,大医精诚。
东山钓鱼,鲜美养生。
书画笔会,收获颇丰。
富贵牡丹,锦绣前程。
太行之魂,抗日英雄。
精心组织,联欢活动。
赠送书画,其乐融融。
难忘今宵,不虚此行。
期待明年,相聚重逢。

乡风乡韵

5 年前,朋友送我两株杏树苗时,天落着细雨,春寒尚料峭。朋友提着沾着湿泥的树根,站在檐下笑呵呵道:“恁好福气,一棵是嫁接过的好品种,另一棵嘛,不过是杏核里拱出来的歪扭货色——凑个数罢了。”我接过来,两株都伶仃瘦弱,根须垂挂着泥水,倒颇显出惺惺惜惜之态。

院落并不大,我左右度量,最终选了东墙脚下向阳的一块好地方,郑重埋下那棵身腰挺拔些的。至于另一棵,枝干显出些寒碜的歪斜,便随意栽进了大门后边的角落里,敷衍地浇了瓢水,反正是个添头罢了。风过土墙,两棵小树苗瑟瑟摇摆,真如才脱生到世上的婴儿,柔弱得不禁一握。

光阴竟比村北的天然渠里的水走得还要快些。两棵树各自扎了根,得了水土的滋养,便发了疯似的蹿个儿。东墙下那棵愈发生得挺拔俊俏,枝柯舒展得极有章法,远远瞧着,竟似摆好了架势要登台唱戏的角儿;门后那棵却只管朝阴湿里钻营,树干弯弯曲曲寻着墙缝里的光,枝条横斜得不成体统,活脱脱一个蜷曲着讨生活的可怜者。

春总是最先爬上它们的枝条。东墙的杏树开花时轰轰烈烈,喧闹着要把整院的春光都霸占了去,粉白色的云霞蒸腾在枝头,招蜂引蝶,好不风光。门后那棵开起来却有些怯懦羞涩,花稀稀落落地点缀在歪扭的枝上,颜色也淡,如同褪了色的旧衣裳。风一吹,几片薄瓣便凄凄惶惶跌落泥地,连叹息也未曾留下半声。

到了结果的时令,东墙那树便显

出格外的得意来。果子挤挤挨挨缀满了枝头,倒像是挂了一树青绿色的铜钱,风吹过,满院哗啦啦响着富足的声音。门后那棵树结果却稀疏,果子掩在茂盛的枝叶深处,犹如畏人的眼睛,怯怯地窥视着院墙外的天地。我每去浇水,目光总在东墙树上流连,至于门后那棵,不过是捎带着泼去半桶水的恩典罢了。

待果子一日日鼓胀起来,染上颜色,便到了该摘的时节。东墙的杏摘下,捧在手里却令人生疑。果子小得紧实,表皮青黄交织,斑斑点点,状貌竟有些不堪。试着咬一口,酸涩之气直冲天灵盖,汁水竟也吝啬得很。我呸呸吐出渣滓,心头一股无名火起,恨恨地想着:“莫非那嫁接的手艺,竟是哄人的把戏?”再看门后那棵树,稀疏的果子倒显出几分可怜之态了。随手摘下一颗,果实却意外地丰硕饱满,沉甸甸坠手。轻轻掰开,果肉是温润的橘黄,汁水几乎要溢出来。入口一尝,甜软之味直沁心底,细细品之,竟隐着一缕奇异的蜜香——真似穷亲戚家中偶然翻出的传家宝,黯淡的外表下藏着稀世的甘醇。

这巨大的落差,竟如同命运猝然扇来的耳光。

第 5 个年头上,东墙的杏树愈发出骄矜之态,春来花事更盛,满树招摇。可那果子仿佛与它存心作对,愈发瘦小干瘪起来,疏疏落落挂在枝头,活脱脱一树风干了的羊屎蛋儿! 村人偶然来串门,仰头看见累累果实,赞叹尚未出口,我早臊得面皮发烫,慌忙摆手遮掩过去。而那门后的歪脖树,却悄然积蓄着气力,果子虽不多,却颗颗饱满温润,黄里透红,挂在枝头如小小灯笼,咬开来汁液横流,甜得人喉头发紧。这般滋味深入肺腑,倒显出些惊心动魄的力量了。

又一年春深,东墙的杏花花开得妖妖调调,满满一树,仿佛要把几年积攒的委屈都开尽了。可我看它,心中只剩厌弃。终于一日,我唤了邻村的



枫叶